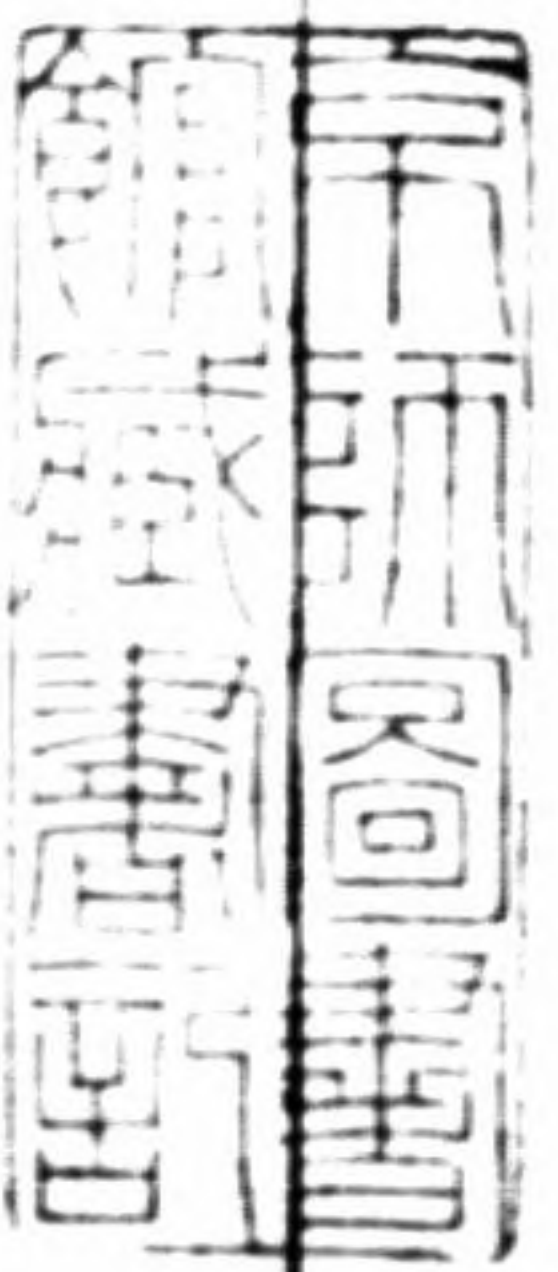


西園存稿卷之四十一目錄

儷語三



請縣令

賀翁道尊

賀廣州海防署東莞

壽程司理



賀洪道尊

賀王制府

請察院

賀壽

賀提學

賀縣令

賀郡侯

賀縣令新任

賀學道轉糧儲

賀吳司理新任

賀熊制臺

田嶺西道

謝陸令公

迎金令公

賀曾學道轉嶺西

賀廣州李太尊

賀汪令公

賀羅定道陪巡惠潮

西園存稿卷之四十

羅浮張

萱子孟奇甫著

元孫紹濤來孫國相補闕

儷語三

請縣令

福曜高懸喜溪山之有待文星朗照借花柳以爭

妍歸依馬足車塵欣逾半載蠲潔壺漿筆食莫慰

一朝謹以 日春服既成晝簾多暇爰采榕溪之

蘋藻祗迎衛浚之干旄地癖林深花徑未緣客掃

恩隆誼篤柴門今為公開締清懽於修竹茂林載

色載吟奉德音於高山流水以豫以遊駕駐彝門
敢共式諸侯之度春迴黍谷幸無忘虞人之期

賀翁道尊

薇省承流沛冰天之雨露麟符分鎮肅桂海之風
霜郡邑騰懽冠裳胥慶欣逢再造望慰三生恭惟
明聖濟靈鳳凰儲秀窮探玄黃之秘奧指開秬苑
迷途冥搜海岳之精靈喚醒儒林劫夢妙齡脫穎
唾手而掇葢榜之元捷足聯登賜第亦首臚傳之
唱雄名籠四海吾徒懸附驥之思大雅擅千秋多

亡切登龍之想春曹題柱人誇綠鬢仙郎蘭省含
香品是青錢妙選在昭代稱文章之伯自計日登
政事之堂惟 聖天子念五嶺而東殊艱圉牧故

名諸侯自九天而下以壯金湯草木知名山川生
色雅歌緩帶訓練足泣鬼神講執投戈指揮能回
天地自是而築鯨爲觀海不揚波自是而射隼於
曠林無伏莽某烟霞長物丘壑餘生擊壤康衢惟
歌帝力荷鉏南畝長詠原田值君侯開府之方新
正子民掃門之伊始惟前身當是東門伯致今日

獨從左丘明卽欲趨蹌不堪扶曳雖戴二天之浩
浩空嗟一水之盈盈仰之彌高自謂樓臺得月忽
焉在後尚疑河漢瞻星旣冒照臨惟懸寤寐燕雀
之賀末由躬布台階芹曝之私暫爾仰窺榮戟倘
能披霧尚冀覩天河海涵容自知有教而無類門
墻曠蕩豈以後至而先誅

賀廣州海防署東莞

熊軾準旗峻望平分乎五馬冰壺秋月芳名獨擅
於十連知覆載之靡殊幸皈依之孔邇恭惟表羅
鍾秀搗練濬靈以追風逐電之權竒遊戲文章二
昧以聳壑昂霄之挺特試呈政事一斑聖主瞻嶺
海於東方名世任股肱於南表故羊城首郡珠海
奧區璽書魚袋之雙函黃堂並坐高蓋魏軒之一
夫玉軼崑馳十六屬之殷繁獨首稱于東莞數百
萬之生聚幸獲攝於祖臺甫下夾鹿之車業稱基
月而可快覩翔鸞於棘何待三年有成某羅浮朽
腐旗嶺才遺跼伏山林群同鹿豕雖長子孫於鄰
壤敢忘源本於故邦未遂鳧趨深懸燕賀壺漿已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三
慙後至竹馬未及先駟敢藉中涓仰于左轂遙瞻
言偃之室竊附掃門願爲滕文之民尙圖載贄

壽程司理

澤國春融文星偕壽星企朗薇垣瑞靄法耀與福
曜同高登十邑於春臺開八方之壽域恭惟靈毓
鸞鷲精儲鸚鵡朱華耀日綵筆凌雲心傳獨得於
素王廷對遂標乎葢榜宜侍玉皇香案暫司品郡
丹書輕重低昂罔差蠶首枉撓扶撥不失蜂針故
草鞠園扉聽訟惟期無訟而苔深肺石無冤何論

不冤欣逢秉簡芳辰喜屆懸弧吉日願言一萬八
千歲不數椿齡同登四百三十峰虔申嵩祝某戴
高履厚雖一飯而不忘咏竹歌松附三朋而上壽
欲借階前躍雀恐煩鈴下鳴騶敬遣兒曹恭陳賀
悃自媿小人簞食敢云君子玄黃伏願福履永綏
帝心簡在立言立功立德不朽者三如岡如陵如
川無疆者萬

賀洪道尊

豸繡褰帷霈九天之雨露虎符開鎮肅一道之風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四
霜百辟具瞻三台麗彩恭惟湘水濬靈壺山毓秀
羨含香於畱署信題柱之仙郎帝方賴爲股肱世
久望以霖雨故簡望之於歷試致煩山甫之分猷
草木已熟其雄名封疆無煩於改闢維潮與惠實
瘠且疲嗟十邑之子遺值百罹之酷烈野殍溝瘠
罪歲長嗟墉隼莽戎擇人而食幸名諸侯自天而
下惟新師帥移嶺以東未朞月而成已逾於三年
不崇朝而澤已下於四境鵠形自是以果腹鴟響
自是以革音誠五嶺之福星真十城之司命某烟
霞痼疾犬馬餘生僕蘇素切於傾葵願緩殊深於
執日恩徼一顧曾御李五年之前幸竊三生復依
劉二天之下嗟闔門之老幼將再造於乾坤自憐
白首扶藜未附黃童騎竹敢竊附簞食壺漿之敬
匪敢曰玄黃筐篚之迎河漢瞻星計日近熒煌之
座樓臺得月終身依臨照之光

賀王制府

荷橐藉綸首預龜圖之秘金符開闔獨專豹畧之
竒百辟具瞻萬邦爲憲恭惟名高東箭價重南金

儀天幹聳於鼎元世爵名垂於盟府祖孫濟美簪
笏重光惟間氣挺生三千界之大羅仙故人傑應
期爲五百年之真名世霜臺籠日翔威鳳於朝陽
白簡飛霜問豺狼於當道嶺海久沾雨露艸木已
熟威名歆枕傲蒼生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爲問者
擎天需赤手自以吾國卽相司馬而吞之 聖天
子覩笏思人嘉魏謩之重新風烈名諸侯受脈出
鎮誠召穆之肇敏戎公坐一鎮而控兩藩聯三事
以臨百粵當今之時爲今之計舐糠何止於及米
放手須恤其傷葵已凋已饑想上臺之痾瘵在念
易飲易食幸吾民之憔悴再甦蓋先聲動山岳綠
林匿影於兩江而出令等雷霆白跣禡寇於五嶺
二十一郡之長城已峻百三十邑之壽域皆躋某
丘壑餘生曾歸樾蔭山林長物實切葵心竚蒼珮
以來臨共迓隨車甘雨聽絳騶之前導恭逢載道
福星伏願七萃雲馳俯慰來蘇之望六牙星邁快
舒何暮之思儼是似於一朝覩爰立於此日馳神
鈴閣收辭後至之誅歸命台階竊免未同之請

請察院

驄影照南荒澤國今爲化國驚車來北闕法星喜
是文星繫祭戟之初臨愧壺漿之已後謹以日
狎群鷗於漱玉灘頭逐雙旌於點翠洲上羨葵菹
蕨奠承片晷之豫遊卜晝停鑣仰丐九天之咳唾
竊比逢春草木敢云近水樓臺側耳騶鳴傾心雀
躍

賀壽

九嶷鼎族一代寶臣大有爲之新主當陽無量壽
之活佛出世以海內之大豪傑爲嶺表之名諸侯
茲者節屆上元律中太簇萬斛金蓮從火出長春
之宴方開一輪玉鏡照天來廣陵之橋已駕帝因
賈弼公遂生崧鯉渚春融南極光分太乙鶴峯日
麗東華筭注長生牧圉無黃鳥碩鼠之歌何處更
開壽域山海絕封豕長蛇之跡此間卽是春臺繫
我名公不朽者三何俟詩人願如者九從今一萬
六千歲以下春秋之期向彼四百三十峰共效岡
陵之祝某一廬幸受數口更生誦戩穀以稱觴賦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樂郊而擊壤日親大物未由披霧睹天遙拜一函
敬附趨鳧賀燕獻野人之芹曝乞鑒微誠非幽公
之羔羊仰微曾納伏願丹青萬古佇看閣上之麒
麟黃白九還賜及鼎邊之鷄犬

賀提學

奎壁耿祥光五嶺人文蔚起門墻霏化雨一時物
色爭新鬢序騰懽紳衿動色恭惟吹臺挺秀華蓋
儲精賦成選內錢填胸學海彩吐夢中筆竹破詞
鋒宋艷班香卓哉詞林之冠周情孔思久矣儒者

之宗俄推轂於中朝遂持衡於東粵瑤環瑜珥咸
索價於連城駿駟驂駟盡呈材於千里誠文章之
司命乃嶺海之福星某草莽餘生烟霞錮疾空切
仰山而瞻斗未由披霧以睹天竊幸五子四孫盡
歸大冶頓令枯荻瘁葉復向春榮楚澤行吟何日
登龍而御李康衢擊壤尚思立雪以依程廣廈千
層訝棲梁之多慶丹砂九轉慙舐鼎之無緣芹曝
遙陳用寫未將之丹悃江河曲潤仰微無類之青
眸

賀縣尹

龍丘毓秀鹿渡瀟靈姑茂城邊趙閱道於焉再出
仙霞嶺上李藏用此日重來綜金薤之琳瑯標雄
名於蓋榜開寶山之武庫騫芳躅於詞林新必發
矧欲試觀濤之綵筆斜飛取勢爭傳破浪之長風
故一下車而海不揚波甫鳴琴而庭無喧雀愜悌
十千家之春意威嚴一二日之冬稜井霖開龍戶
之雲象牙堆畬田皆稔福曜映馬人之穴鮫珠室
夜市如歸故諸當事之蜚聲惟公最著今臺使者

之推轂惟公獨先益三年之成豈朞月之可故上
獲而下信皆近悅而遠來誠五嶺之梓君爲十邑
之慈母也某山林長物糞土餘生長子孫力耕鑿
二邑之賦稅供於一門弛負擔事詩書累世之箕
裘慚茲數口徼天之福爲公之民何異披雲竊同
就日壺漿簞食未一效於前驅馬足車塵空數懸
於野夢何期交臂始獲投懷語未移陰祗奉周行
之示聚如汎梗空勤岐路之嗟欲布中丹逢申副
墨介茲不腆豈曰未同伏願河潤曲流獨活鮒鱗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於涸轍陽春有脚先臨黍谷之枯芟易地同思泥
途叟尚期御李二天仰戴牛馬走殊切依劉

賀郡侯

雙龍從北捧光浮魏闕起祥雲五馬向南嘶聲震
豐湖騰曉浪光稠符玉色動轡絲恭惟石鏡瑩精
龍門擢幹蟾宮早步文章揚秋月之輝雁塔高題
姓字燦春雲之錦才成百練價等連城鞭駕麒麟
宜踟躕而直上翱翔威鳳乃容與以徐飛試三令
而分城所在民歌召杜把一麾而出守竚看績奏

龔黃嗟我循州故稱沃上曩爲承平之郡今稱多
事之邦水旱相仍父老蹙額而罪歲朝夕不給市
廛罄室以憂生故憑城社者不擇其音而就檻釜
者數免諸國毫末尋斧爝火燎原風鶴時驚境上
之京觀未築山海交証師中之吉語稀聞于擷高
庚癸之呼蜚輓抱瓶壘之恥禍之來也何日之有
天實爲之豈其然乎幸 新天子明見萬里勤倦
顧於炎陬試賢諸侯雅鎮一方遂保障乎崑郡故
鹿車甫駕十同皆食椹以革鴉熊軾一憑四境皆

買牛而賣劍郡如再造民已更生蓋天臺為五百
年之名世故三月而有成我循乃數千載之一時
亦開天而創見者也某嶺外腐儒人間長物公車
久困雖嘗通籍於綸扉郡牧曾司久已行吟於楚
澤交窮客散戶薄門單獲長子孫失學墮為禽犢
未填溝壑強顏廁彼冠裳有七不堪常三自反小
人殊自好能來多口之憎大德不踰閑遽以一青
而掩市有激矢蠖復含沙計當束矢而前豈敢曳
裾而進惟是神慈之師帥開府方新自念衰病之
畸人叩階尚後伏跽葑屋翹首嚴闈食已吞針卧
如梅棘卽天高地厚不督過於自外之民而藪納
山藏或在宥於共棄之物敢端一介代申賀燕之
私爰拜三緘以請鞭蒲之罰侑茲不腆罪在不恭
尚圖開歲束身敢不望門投體伏願有教無類舍
其舊以圖其新觀過知仁與其進不保其往

賀縣令新任

臚唱卿雲萬里鵬程搏瘴海符分卽宿九重鳧鳥
到炎陬五嶺承風一同皈命恭惟京峴儲精練湖

毓秀青箱世業赤懺詞壇博窺金匱之藏奧扶壁
經之秘疇範真窮其理數璣衡默運於靈明大馮
小馮信人間之金玉徐李岐李皆天上之鳳麟惟
聖天子睠我東人故大豪傑泣茲下邑難兄難
弟如堦如筮第五不戒車騎無雙更推國士鳳輝
方覽於枳棘洪崖之霧頃開驥足甫試於蟻封天
柱之春常滿故雀符不警咸稱五嶺神君鴻雁來
歸自是四封慈母某山林長物耕鑿餘年雖聯世
講於三生空竊神交於兩地江邊竹馬旣不能追

筭之小術故官不易地熟路駕夫輕車才自濟時
利器習於巧手蓋孔門以四科而品十哲太祖臺
以十哲而爲一人天寵洵膺璇衡載握嶺海於焉
生色庠序莫不騰懼某丘壑餘生馬牛下走尋金
蘭之世講敢竊附於躋履遺簪望桃李之公門大
有造於豚孫犬子爰切葵傾之想敢忘燕賀之松
欲曳長裾勍力不能爲禮聊申寸楮芹曝敢以告
虔端力代布血誠徼恩不遺下體積懸霓望曷任
冰鏡

賀吳司理新任

紫禁需材預重紀綱之選黃堂佐政爰資畫諾之
規鶴峯霽日高懸鯉渚陰霾頓豁恭惟瑞山毓秀
練水瀟靈策對龍墀已應紫微之宿名題雁塔宜
居白玉之堂 聖天子以粵人卽吾人何至遐陬
之手足莫措賢宰相謂能吏必文吏宜令主讞之
輕重皆平惟春秋爲孔氏之刑書惟君侯得素王
之心法遂分半刺獨擁專輿部院兩臺皆寄 耳
目文武衆吏咸屬品題拾級而升雖寄跡於八階
之七命巡方而駕獨爲憲於五嶺之十城筆自凌
雲不數福先碑版斧能破柱何難鄭相家臣鼠狐
從此潛踪豨豸於焉焚械誠臺嶠之法曜而海邦
之福星也某衣冠棄物山澤餘生四體是勤竭力
以供賦稅一廛已受徼幸而長子孫神君臨泣方
新草莽奔趨敢後久已衰殘而伏枕不堪扶曳以
杖藜敢獻葑菲之儀竊同燕雀之賀伏願帝心簡
在獨高題柱之雄名天寵永膺快觀䟽屏而峻陟

賀熊制府

黃閣均茵聳擎霄之八柱紫樞分席潛轉斗於三
階草木知名旌旂改色恭惟祖臺儀天挺幹排地
濬靈三千界之大羅仙五百年之真名世曳星辰
而鞭雷電允稱長子之專征悅禮樂而敦詩書仰
愜中朝之謀帥授脈於社握堯於樞開府三山側
席已紆南顧建牙七閩長鞭會及東封何期五嶺
之指竿復歷九重之推轂虎符再錫坐一鎮而控
兩藩豸斧高懸聯三事以臨百粵牖戶之綢繆不
蚤風雨之漂搖特聞故鹿不擇音而鴉木革響今

之計紙糠不難於及米今之日放手奚恤於傷葵
第調瑟必改其絃誠執御宜易其轍茲者節堂肅
穆幕府森嚴思患預防深心擘畫隨機應變極力
擔當山岳皆搖鬼神莫測過三軍於枕席之上奔
群醜於掌股之中木罌倏而渡軍單騎時而見鹵
一時之韋韎附注誓必死綏四境之墨綬銅革奮
皆投袂二十一郡之長城已屹百三十邑之故壘
更新桂海冰天於焉再造春耕秋歛自此來蘇堂
犬馬餘年山林長物曾策駑駘而守珂里今存視

息以望車塵入山二十餘年闢汚邪以供賦稅偷
生七十餘歲守舊業而長子孫衰爲病媒病隨衰
劇心懸騎竹夢亟掃門敢自求通何詞後至三台
翹首一介投誠不腆溪毛仰徼海納伏願帝心簡
在天寵未膺緯武經文勒勲名於竹帛出將入相
盟帶礪於河山

回嶺西王道尊

恭惟祖臺社稷寶臣文章鉅匠五百年之真名世
三千界之大羅仙貯看帶礪河山暫借屏翰嶺海

旣經文而緯武復偃武而脩文文士依以揚聲武
功於焉肇敏茲者斗轉一元履臻五福鱗符虎帳
掃氛稜以覃和大蘇高牙排雪霜而布煖三軍挾
纊六轡如絲舊臘將除就日空懸兩地陽和漸布
舉頭惟戴二天不肖萱犬馬餘生山林長物旣感
恩而知已誠再造於三生欣四序之惟調賜雲霄
而忭舞仰五雲之在望同草木以向榮誠和門納
社之時乃完壘弛防之候敢馳行李聊代頌椒伏
願條風披虎豹之關振天聲於不殺瑞日映麒麟

西園存稿 卷之四
之閣扶帝祚於無疆

謝陸令公

陽亨道長忻逢五夏芳辰日霽風光竊沐二天餘
庇慶同擊壤願愜受塵恭惟台臺百里福星千秋
哲匠照天王燭容光遠徹於山林曲潤洪河滲澤
無闕於蔀屋至分計日之俸以頒續命之絲萱四
體方勤一芹未效何期存注仰拜恩私懸艾虎以
徼靈泛蒲觴而醉德江邊採拾敢以口腹累人澤
畔行吟惟禱台衡指日

迎金令公

臚唱卿雲萬里鵬程搏翮符分郎宿九霄寫影飛
鳧佇候雷風趨迎星駕恭惟台臺鍾靈天柱挹秀
玉華售文石于異人烟雨落鬼神之頴開寶山于
武庫洛河漱龜馬之靈帝以孔曾一卷之書下咨
賢臆公以董晁萬言之對上稱 聖心自當登白
王之堂先以試青山之縣花封製錦仰摠補衮之
才牛鼎烹鮮預卜調羹之手民歌樂土仁風扇百
里桑麻士仰陽和惠露滿公門桃李萱康衢遺老

炎徼餘年敢布腹心僭通竿牘蹄涔之水向滄海
以朝宗螢燭之光依福星而仰照江頭竹馬時勤
後後之思隴首杖鳩更切來蘇之望伏願霧開銀
艾舞光生有待之江山日麗印牀高色借無私之
花柳

賀曾學道陞嶺西

恭惟台臺九曲孕靈八閩間氣光吐夢中浮彩筆
破竹詞鋒賦成選內冠青錢填胸學海早魁錦里
香飄月殿之華繼燕瓊林春入曲江之句牛刀初

試滿植潘花鳧鳥雙飛真同葉縣含香粉署才名
夙擅白眉曳履鸞班武畧徧窺黃石出持文柄益
廣徽猷麗日珪璋琢就明堂之器春風桃李培成
上苑之材一榜號曰得人滿朝舉爲加額帝曰作
朕股肱於外須膺特達之賢僉云惟公繩臬於西
載錫維新之命作膏雨作慶雲億萬民再沐來蘇
爲福星爲德曜七十城重瞻臨照星嵩引領杖鳩
父老爭先桂水歡迎竹馬兒童恐後萱山林長物
耕鑿餘年願獲依劉妄意入籠溲淳情深御李終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慙倚玉蒹葭五子三孫喜歸陶鑄十椽數畝悉受
旃幪拜賜如天酬知無地亟欲束身皈命竊先瀝
悃披衷爰抒芹曝之私敬申燕雀之賀伏願 帝
心簡在登四海蒼赤于春臺 天寵存膺壽千載
文章之命脉

賀廣州李太尊

紫綬佩金魚共仰三台文耀朱輪夾白鹿快瞻一
路福星隣壁生光洪河竊潤恭惟祖臺中冷毓秀
北固儲精萬卷填胸不減鄴侯韻度百篇落筆居
然太白才情藝苑青錢詞壇赤幟漢家題柱雄名
夙著于 朝端越海專城公望已孚于嶺外治平
不數潁川卓異獨超渤海以五百年間氣爲二千
石名侯蓋 社稷之寶臣真廟廊之碩輔也宣柳
蒲衰質犬馬餘年交窮而嘆上下之無親技拙而
藉詩書以爲業雕蟲刻鵠妄有志于平子之思玄
測海繪天終自慙于茂先之博物就郢之私雖切
空馳夢於黃堂掃門之願終垂維絨情于白首倦
倦就日敢自附于葵傾肅肅瞻巖屐攄誠于芹獻

萬惟莞納庶竊榮施

賀東莞汪令公

花滿河陽大厦藹其棠之蔭風清單父朱絃譜南
薰之音隣壁借輝洪河竊潤未遑樞謁殊切瞻依
恭惟台臺崑崙挺秀甕社濬靈絢七曜于文鋒筆
飛雲錦吞九流之學海峽倒詞源先賢枚都尉濤
賦之綵毫惟侯能漱其芳潤昔友南溟公山藏之
副墨惟侯獨媿其菁華簪笏接武於絳霄羔雁聯
鑣於紫府楓宸射策宜盛白玉之堂桂籍分符兩

試青山之邑一簾清似水庭有懸魚三尺凜生寒
社無伏鼠立觀台衡之分席快聞鼎鉉之調羹萱
草莽孤臣山林長物生居榕水族隸寶安受一廛
以爲民未效懽迎於竹馬均望萬家而竊庇徒勤馳
仰于斗山緬懷臭味之同益切神交之契盈盈一
水未遂鳧趨脉脉數行遙申燕賀欲載出疆之費
先陳采泚之勤妄冀榮施萬祈莞納

賀羅定張道尊陪巡惠潮

玉節高懸豸繡炫九天之彩絳騶初蒞虎符肅兩

郡之霜天有造於東人澤先施於西徼恭惟祖臺
柳營濬瑞天柱毓竒學海填胸夙擅千秋偉業詞
源倒峽信稱一代文雄化洽宓琴棲鸞鳳於棘邑
名高漢署領鷓鷯於銓曹 聖主爲地而擇其官
望郎以文而兼乎武鏡懸霜凜威加瀧水之鄉劔
肅風馳教弼星巖之臬緬惟郊之多壘更值近海
之揚氛徼福曜來臨已獲鯨鯢授首喜文星下照
爭誇桃李盈門不腆十城實徼再造鶴峯於焉日
麗鱣渚從此波澄蓋 社稷之寶臣誠 聖明之
碩輔也萱山林長物溝壑餘生舉頭驚戴二天歸
命敢忘一日喜回春於黍谷欲托味於臭蘭共看
紫氣端飛竊愧丹衷未布敢申芹獻遙肅巖瞻欲
效鳧趨先抒雀躍仰祈電炤曷任氷兢

西園存稿卷之四十一目錄

雜著一

重修峽山飛來廣慶禪寺募緣疏

庭誠十五章

西園閨訓

謝氏屋券說

食牛私戒

谷賓戲

讀書社約

荆郡侯導湖抱城疏

懋崇庵化錫供器疏

題鼎建羅浮冲虛觀疏

再題重建冲虚觀疏

誥陞孫

題十虚和尚重修寶積寺募

上梁文

題座右

論世齋園公讀書跋

西園存稿卷之四十一

羅浮張 萱子孟音苗著

雜著一

重脩峽山飛來廣慶禪寺募緣疏

蓋聞布金須達表精舍於祇園影石仙人造伽藍
於離越故五根之信以信為門而六度之檀以檀
為上維茲峽山飛來廣慶禪寺者戒分庾嶺派接
曹溪練影抱清灣闢第十九之福地震標支碧漢
聳七十二之奇峰帝子風流按碧筠而奏鳳神仙

窟宅鞭紫穗以驅羊梵應海潮音曾說經宵不去
神通獅子座忽驚半夜飛來泉開三藏之定心香
散二師之說法始知佛土不負禪棲更聞浪咽犀
沉金鎖尚留夜壑共說月明猿斷玉環空出人間
鶯啼五色之榴花鶴語三更之松夢葛仙翁山中
藥竈安公子石上詩題煙鎖鯉魚臺恠誕壓匡廬
飲鹿雲迷狡狴石珍奇笑陽羨騎驢張燕公沈端
州不乏邀雲之翰胡侍郎蘇學士猶傳麗日之章
古刹梯雲豈減西方靈鷲禪房鏡水何慙南國蓬
萊肇蕭梁而淨地初開迄趙宋而嘉名申錫梵僧
登座三千人衆盡皈依天宰勒碑二百季來憑擁
護詎意歲時多歷棟宇漸頽舍利寶輪駭丹青之
剝落朱闌繡戶嘆風雨之漂搖看竹人來王子猷
那堪稅駕烹茶客至陸鴻漸何處安爐蓋巖飾之
力難階由布施之緣罕結茲有戒僧方明者幼名
冰鑑誓力金剛投馬鳴而出家遇龍浮而得道仙
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菴最勤請益獨耽句癖
雅證詩禪汰誅三河差稱伯仲曇賦七嶺自失余

湯挺青豆之詞鋒霏赤花之談屑既超最上之乘

猶多正始之音迺持鉢入城浮盃行脚求諸喜捨

畢此因功非惟補敝支傾直再現諸天方丈實欲

鼎新革故偏來十地檀施敷足江上之小堂余之別業

合掌洞中之大隱余之書屋逆風豎義雁門下榻於嘉

賓落塵解願彌天破顏於鑿齒自愧宿根雖種初

果未成一念片言頗符般若諸花四事多謝前賢

僅捐賣賦之金少作給孤之直豈求多福唯結良

因第舍棧之路九迴豈一散花而可就窅堵之階

百級非止聚沙之可成雖佛力大自足通天必人

心齊迺能布地况成如是法藥王不惜燔軀開方

便門波峯尚能灑血所願四方善信一切衆生薄

獎良緣微留勝念優婆塞優婆塞向福田而共種

慈悲父慈悲母指覺路以同登能使它心似我心

即雪峯三百八十莊止是一家功德肯看佛面與

僧面雖維摩九萬四千座直將半日化成則事等

觀香義同錫乘仰前人之薄施何難掌出雙金從

往誓以脩檀自爾手看七寶惟口中之作念在目

下之發心福有冥移言無多遜謹疏

庭誠凡十有五章

先廟告成 母夫人爲一加餐兒之堂構
勤矣壽母者之考闕宮也以頌以禱不以
誠媼則何知惟後之人隕越是懼兒其誠
之營再拜稽首乃進諸子若孫於堂之前
楹爲庭曰誠庭以醒我 先大夫之遺誠
誠焉韻以俚語凡十有五章庶後之人入
廟而每事問者其問誠也時觀德之客濟
濟皇皇相率而問誠善矣不教之仕何也
余懼天命之不易而大福之不可再也不
腆宗祏其敢有侈心天其或者實式靈之
牖我後人以無忘先大夫之遺誠而光昭
其合德卽伏在草莽又何憚焉客曰誠詳
矣母亦監於

高皇帝之六言以求無愆而不孝不順何以
不誠夫父母本也悖逆父母本先撥矣傾
覆之不暇其暇誠乎客曰曲而中近而易

從誠之哉誠之哉雖然有二蠹焉樗蒲六博平康狹斜羣小媾之不難以身爲奇貨日揮金帛如泥沙旣毀名而辱親復蕩產而踣家覆轍相望寧無慮耶不此之誠而被誠之咨嗟是壞之旣槁而幸芟之華也噫噫至於此乎亦天實降割不於其身而於後之人也雖欲誠諸惡得而誠諸客曰此不誠之誠也觀止矣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矣乃相率以賦鳧鷖而退萱再拜稽首先大夫之訓也 毋夫人之命也萱何似之有焉於是宗之孫元炳若而人孫之孫堪若而人孫之玄士衡若而人再拜稽首敬聞命矣洋洋在上敢不夙夜祇懼以顯承我前人之休烈萬曆壬子冬十有二月 繹之明日宗子萱百拜識

祖宗所貽豈必億禘子孫報之祭祀而已設其裳衣陳其宗器潔粢豐盛厥費能幾日饗肥其胡獨靳此祭亦有田匪以飽爾豺兮獺兮亦知報始爾

爲人兮顙寧不泚祭則受福聖言不戲誠我子孫
毋忽祭祀

其二

古之四民士爲首列富貴功名士之枝葉禮義廉
耻惟士昭揭嗟此四維書載其說人不讀書四維
必裂如獸如禽能不作孽書不負人勿曰命拙家
計經營凡百可闕讀書種音子不可斷絕誠我子
孫毋棄本業

其三

婦人之德從夫爲賢匪柔不從柔實難焉彼妬與
悍陰性皆然其舌又長朝壤暮喧我實有家胡受
之權掩我鬚眉任其栝捲以雄爲雌以坤爲乾無
儀不忒無德不讐牝雞司晨禍水之源誠我子孫
毋聽婦言

其四

我之一身父母遺體一體而分伯叔兄弟弟老幼尊
卑附毛離裏嗟今之人乃惜於此我手我足肥瘠
異眎或以薄嫌或以小利人言聞之彼此疑忌室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則有鬪牆則有鬪內鬩既開外侮必至誠我子孫
毋傷同氣

其五

族有親疎合之在睦睦族維何恩義聯屬休戚相
關尊卑不黷大宗小宗皆我骨肉誰弱誰強誰衆
誰獨內叛外侮族必傾覆我寧員單微更宜惇篤如
蒿芘根如葵衛足本支百世古今嘉告誠我子孫
毋蔑宗族

其六

父事兄事載自古往孔子聖人恂恂鄉黨我生之
初率由禮讓始於何時習此驕亢聲色訑訑矜其
領項恣睢暴戾血氣用罔爾既卑幼奈何多上上
人何益已德實喪衰者旣衰壯豈常壯誠我子孫
毋凌尊長

其七

德常不孤友亦當求學問切磋道義綢繆斷金如
蘭乃我好仇寡交易固汎愛難周昔之損友便辟
善柔今之損友爲劍爲鈎千金靡恩片隙卽讐寧

其拒我無好無尤孑然獨立閭然自脩誠我子孫
毋妄交遊

其八

物不可迂迂則有釁忿不可發發則難懲有大在
容有濟在忍容之又容忍之又忍禍從此退福從
此進人以逆來我以順應我則無愆我又何病牆
維安閒風波底定退一步處鬧中取靜誠我子孫
毋喜爭競

其九

爾財有限爾福有涯量入爲出乃克其家天道貴
嗇况於人耶福以財盡皆由爾奢美衣美食眼前
矜誇美而不繼非借則賒珍香麝糲羅綺桌麻皆
飽皆煖何減何加儉則可久福亦可遐誠我子孫
毋尚奢華

其十

大智若愚古訓可味機深禍深昭昭天理彼昏不
知心迹詭秘惟力是憑惟利是嗜揜惡著善十手
所指見其肺肝如斯而止心勞日拙所獲有幾爾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欲騙人天又騙爾人騙尚遲天騙立至誠我子孫
毋習機智

其十一

得失有命盈虛有時不以其道萬鍾必辭非攘卽
騙彼何人斯誰不惡瘠誰不願肥嗛嗛之食鄙哉
朶頤齊人肥已人誰甘之天實有秤輕重不移天
實有算多寡難欺隨時受命來蚤來遲誠我子孫
毋好便宜

其十二

惟勤與懶成敗之關一勤百易一懶百難書戒怠
荒亦戒游盤勤耕不餒勤織不寒習勤如登習懶
如夢放其四體墮其五官惰淫是卽疾疾必干戶
樞不蠹勞故常存晏安酖毒斯言不刊誠我子孫
毋習晏安

其十三

聞人之過如聞家諱國子盡言厥旤可畏彼已之
子必傷其類好勝多忌譏評詬誶索人癡疵誣人
曖昧雙言固蒙訕恩亦見吠無形指影無火揚沸不

能累人於爾實累人亦有口爾豈無類誠我子孫
毋恣謗毀

其十四

有田有糧古今不改田既有利糧不爲害人完一
人歲完一歲漸納易完頓完必倍人逋爾租爾且
加罪爾逋官糧官豈爾貸爾實有田糧欲人代官
法雖迓天理何在彼積逋者自貽其悔誠我子孫
毋逋賦稅

其十五

奴僕大小飽煖是欲彼亦人子固宜恩育小人難
養更宜約束量力分功朝課夕督好逸避勞嗜酒
饒肉有一於此必不可畜詐騙村愚欺凌鄉曲光
眼油嘴其禍更酷卽曰紀綱非主之福誠我子孫
毋縱奴僕

西園閨訓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
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
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于以采芣南澗

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
于以湘之維綺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
尸之有齊季女

家人之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故禮婦人從人
者也幼從父嫁從夫夫從夫何以訓焉西園公請
易以臆嫁從舅姑舅姑不從而以從夫聞余不欲
觀之矣故禮又有之婦歸厥明盥饋舅姑卽食餽
餘親之也三月而後廟見尊之也尊必自親始親
親以尊尊必自奉宗廟始奉宗廟必自中饋始故
曰敬其所尊孝之至也世有能敬所尊而不能事
生事存以從舅姑者乎述采蘋采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
灌木其鳴喑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數言告師氏言告
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讀服之無數之章而周之興也勃焉讀休其蠶織
之章而周之衰也忽焉爲人婦者柰何不勤又柰
何不儉先太安人曰不勤者必不貞不儉者必不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檢百不失一也述葛覃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
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
葛藟榮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春秋書逆王后于紀而歸京師則稱季姜其欲樛
屈逮下類如此曹大家傳列女戒淫嬖不戒嫉妬
故劉夫人謂關雎非周姬所作豈未讀樛木乎余
竊恨里中之爲婦人者不妬於口而妬於心不妬
於晝而妬於夜甚則妬於少而復妬於老又甚則
妬已之夫而又遷其妬於人之夫余不忍言之矣
余不忍言之矣述樛木

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
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鈞維何
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伊祁氏釐降二女於瀉汭蓋事人於畎畝之中也
富貴驕人者能之乎漢張負歸其女姪於陳曲逆
持其踵而醮之曰無以貧故事人不謹余竊非之
今之事人有貧而不謹者乎予以車來我以賄遷

不三日而勃磳之聲徧國中矣故擇婦必求其不若已者先太安人曰婦貧則事人必謹子孫念諸嗟嗟共挽鹿車抱甕出汲必不可幾矣鍾禮郝法去人亦豈遠乎述何彼穠矣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
螿螿兮

說詩者謂螽斯而繼樛木意念深矣漢之二趙隋之令狐唐之武后其子何如也朱豐城曰上無嫉妬下無忿恨和氣克溢福履綏焉故武王同母之弟凡十人噫噫孰是不欲人之有子而能自有其子者乎述螽斯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詩之小序得之矣嚴緝曰鵲亦勞矣鳩乃居之國君之致爵位非易易者是子之嫁乃以百兩之車迎焉安然來居夫人之位是坐享成業非有婦德

百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十三
茂以堪也婦德維何曰孝曰勤儉曰不妬曰不以
富貴驕人西園公曰可以訓矣述鵲巢

謝氏屋券說

不肖甥張萱奉母太安人之命捐金叁百兩承買
外大父桂軒謝公所貽表姪謝良史兄弟叔姪見
居香火堂及私室廚房等屋當日內外親戚眼同
畫圖立契交價明白其間情節多端日後子孫恐
有異論不得不詳述以示兩姓子孫并告於桂軒
公之墓其垂鑒焉我母大安人乃公最幼女公生
平狷介著聞以舉人歷官五品囊無半文飢粥之
產旣鮮厚遺足救風雨惟此屋耳今子孫不幸衰
替欲將此屋出賣無論鄉俗薄惡如良史等契中
所云朝夕無措先業已失生計仍艱等語可爲扼
腕卽得厚價矣良史等自宜搬移出屋以還買主
兄弟叔姪妻孥釜鬲離析分崩其可忍乎更有足
悲者我桂軒公固昭代之鄉賢也從祀學宮詳具
郡邑諸志而從姪曰詔者以舉人令武寧曰頌者
以解元教諭分宜曰陞者與分宜同榜令頴上正

德嘉靖之間賢書相望我大母舅誠齋公次母舅
南陽公三母舅居竹公及諸表兄弟叔姪先後青
衿如雲往日之謝姓亦邑中之品族然非我桂軒
公則莫爲之前者也且謝姓始基自清甫公以至
於茲蓋五百餘年一旦毀其宗祊孫不得以奉其
祖子不得以奉其父道路聞之亦且痛心疾首矧
我母太安人爲其女先司徒爲其婿不肖萱爲其
甥乎矧南陽公之婿又萱兒炳婦翁韓公海宇也
海宇公之哲嗣又春元晟及晃兩君也宅相之盛

邑中稱首海宇公橋梓亦忍見其宗祊之遽毀乎
萱不自量力乃指價參百兩仰承我母太安人之
命旣買此屋仍將此屋送還良史等兄弟叔姪子
孫世世共居以供奉我外大父桂軒公及我母舅
誠齋公南陽公居竹公香火允良史等契內圖內
所賣房屋及門路園井木石磚瓦一應盡賣與九
岳者亦一應盡還謝姓子孫管業我張氏子孫世
世不得復索前屋世世不得復索屋租良史等兄
弟叔姪日後子孫亦宜仰承桂軒公之靈曲體我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毋太安人終身之慕自今而後改心易慮克勤克
儉教訓子孫以冀異日者科第中興有光前業令
內外親戚共相讚嘆此鄉賢桂軒公之後人旣衰
復盛天之所以勸爲善者也不肖豈母子之拜榮
施豈有旣焉萬分一謝氏之子孫或罔克念復如往
日不自成立仍前私典私賣則幽有鬼神明有國憲
我張氏子孫卽不能與勢有力者共爭此土亦安敢
不背城借一以報桂軒公於地下也故特詳書承買
此屋情由以付謝姓三房各執一本良史等兄弟叔
姪仍親手寫立領屋壹帖與張氏子孫永未勿替

食牛私戒

先是里中未聞有不食牛者亦未聞有以食牛爲
戒者卽食牛而以食牛得惡報者未之前聞蓋舉
國皆食牛雖神目如電亦難家察而戶鑒耳余兒
時第聞諸里父某邑有鄉縉紳罷官歸貧次於骨
當事心憐之以牛稅畀焉凡數年一日臥室中數
作牛鳴無何遂暴卒業已忽忽心動矣歲乙酉余
家金陵僦居於珍珠橋之左隣有富室某者不欲

言其姓名大學生也忽披髮裸體走屠牛肆中奪屠刀跪而自刎市中環觀者數千人余亦往觀焉時丙戌秋七月朔日也次日社友故給諫沈君鳳翔爲某內親過而語余曰此君故善士第其父祖三世皆主牛稅致富數萬金蓋惡報云噫亦足怖矣余於是不復食牛且語室中以太學某爲戒第一門之內羣從中猶食牛如故數年來卽勸譬數四不見聽也癸丑春二月二十有七日余飯罷偶踣於閭有屠牛某兩人者牽牛而過及前牛輒拘其項而昂首以向余兩膝皆跪若哀訴狀兩人者一鞭一拽至移晷牛不爲動余旣還室久之牛始哀鳴而去余因默念牛何爲者遂遣急足躡而問值屠牛某故昂其值曰若主公翁豈欲放生耶牛值三金第能倍價則惟命耳余輒如其數贖牛以歸畜於東臯丙舍令牧人善視之不得以耒耜請蓋三年矣余或往而課農牛輒奔至跪伏如前令之起卽起宅人卽鞭之令跪弗跪也於是西園公贖牛事誼傳里中第里中故俗凡冠婚喪祭一切大

吉凶大期集不食牛則無以爲食又屠牛有稅載在
令甲仰佐縣官故公私皆利於屠牛不知公者未
及十而私者已踰百也私者百卽盜者亦百公鬻
之而公屠之以佐縣官者百無一也蓋至於甲寅
之歲縣大夫巽源姚侯廉其狀乃請於當事者以
他帑易牛稅而私宰之禁雷厲風行日不如此盜
何以弭民何以安乎蓋嶺南故盜藪然往往滋蔓
於盜牛者美哉姚侯口碑載道惟罷牛稅禁私宰
則仁心仁政二百年未有矣是歲冬十二月先太

安人見背吊唁填咽羣從中復有以俗禮椎牛爲
請者余揮涕語之若輩豈以余爲儉於親者乎嗟
嗟惡報可不信而明禁可不畏乎一切報謝皆以
布帛易之自今而始更勅室內外歲時伏臘賓祭
之需故以牛者亦皆以彘易之張氏之門無論老
幼卽婢僕輩亦相率爲戒無復有食牛者矣客曰
甚哉西園公之誤且迂也不食牛三十年然居官
則一再仕卽罷居鄉則上下交俱窮無一善報何
也余笑而不答客退乃更語室中元至正間有孫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總管者赴任嶺南航海爲颶風所飄泊一巨島卽
冥司也孫因登覽遇一獄門獄卒森列皆非人形
孫驚問之對曰此中囚徒皆陽世人食牛者孫默
念余舅在陽世亦酷嗜牛肉因以姓名詢焉獄卒
曰誠有之曾聞爾舅食牛肉已七百斤罪不可宥
矣孫力懇獄卒乃引而禱於獄主主曰汝亦喜食
牛肉冥司且減爾壽滿此一任而已孫再禱主良
久曰汝到任若能禁殺牛廣勸得五百家不食牛
則汝舅可生天汝之爵與壽亦可延長慎勿忘也

孫下車卽嚴禁屠牛并廣勸世人不食牛肉踰半
載舅來謝曰冥司語我汝旣禁屠牛又勸不食牛
者滿七百家矣功德浩大神明交贊延汝爵壽俾
我生天詳具表清容勸善錄中故余嘗謂姚侯之
罷牛稅禁私宰廣勸一邑何啻七百餘家其爵位
名壽可卜百世蓋左券也嗟嗟余二十有九年始
不食牛自父母免懷之後二十六年之間所食牛
肉安知不滿七百斤耶卽勸譬一門不食牛肉亦
不過數十人而止遽欲僥倖善報是操豚蹄望滿

箠也其誰與之第語曰爲善尚未蒙福爲惡將復何望余不食牛且得惡報彼食牛者乃望善報耶夫善報惡報皆冥報也冥冥之說卽賢智疑焉市井無知其何以戒今私宰之罰凜如秋霜益昭昭矣有其觸之所利幾何而箠楚被於肢體需索徧於吏胥畢其力於數日刀砧之間不能償其失於一日爰書之對是冥司不及察而明有司且先察之非惡報乎余故曰惡報卽不足信而明禁固足畏也不可不戒也古今食牛之戒具在傳記難以更僕不以爲誕卽以爲迂余皆存而不論以余擊於目而入於耳者較然不欺凡有數事偶有所感乃詳憶之而著之爲戒第以不獲善報之人持必得惡報之說以戒世是箠不能滿而欲豚蹄之復操也其誰信之故曰戒而又曰私戒亦戒我私云爾客復反唇固哉西園公之誤且迂也幽無鬼責矣負俗如此明無人非乎余亦笑而不荅

萬曆乙酉應天府庠生李鎰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榜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畫一

牛在傍李訪問庠籍果有楊應文姓名喜甚及試
楊生不與李快快自失泊放榜復有楊應文同登
乃常州無錫人也因詳叩楊氏前代陰隲事楊云
家不食牛已三代矣明年應文聯第進士嘗都諫
垣余於楊李二公皆未面獨官西省時寮友秦君
焜者楊中表也余以李夢詢之信然

馬馴者京師人五十無子嘗繪觀音像朝夕懺禱
惟謹其妻方妊夢一白衣婦人以盤送一兒至娟
秀異常妻大喜欲抱取之忽有一牛橫隔其中竟

不可得既而生子彌月不育夫婦懺禱如初有聞
者告之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歟馴竦然而誓合
家不復食牛隲年再夢前婦人送兒至遂抱得之
連舉五子余社友米君萬鍾亦不食牛每聞人有
不食牛者輒舉之以交相勉云

徐彞吳郡人以貲雄里中歲乙巳余遊金昌嘗以
盃酒往還彞忽病瘳半年百藥不効顧彞生平獨
嗜牛炙沉頓中忽夢一黃衣人告云汝勿食牛肉
則生更食則死既寤誓不復食病亦隨愈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南京吏部主事徐大用丹陽人家不食牛大用久
困諸生一夕忽夢人推車過門滿載皆書卷徐問
何書推車者答曰他年南省科第人姓名也揖而
求觀遍閱無已名獨有徐大用者推車人指曰是
爾姓名乎漫應曰然其人曰此鄉皆食牛惟爾家
三世獨不食當第進士矣徐故名某既覺亟更名
大用遂以丁亥入貲爲太學生與余皆館於大司
成趙師用賢家塾中戊子果登賢書以青陽教諭
第辛丑進士

史叅將文山東人嘉靖乙丑督兵守臨山一日過
王尚賢飯不舉牛肉越數日巨寇犯江北文小隊
自高郵涉湖大風陡作舟溺十餘艘自度不能免
焚香祝天風漸微諸軍士依溺舟近岼若有扶持
者登陸旣畢其舟乃沉文不忍食牛亦一時之善
念耳乃能拯軍士數百命以良將顯名文故臨淮
侯李公言恭門下士也臨淮數爲余言之
友人管僊客者餘姚人常謂余言其鄉謝文正公
遷有豕婦徐氏於歸寧途中見屠賈操刀將屠一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牛牛輒淚下徐因違輿人問牛價若干卽與易之
三月而生一犢其後滋產無算蓋天隲其善故多
產以報也徐卽少宰不之正室於僊客爲祖姨丁
未夏五月余于役金陵晤余師餘姚觀察胡公時
化高座寺中偶語戒殺事因及之僊客不妄也
少保戚公繼光不信鬼神更嗜田獵鈴閣之下鷹
犬環列每一發縱飛走灑血常膏原野獨不食牛
癸未秋公總戎東粵余爲揖客甚驩常於酒間騁
之曰齊宣王不忍於牛第以一羊易之耳大將軍

不忍於牛乃以衆禽獸易之乎公曰某蓋有所觀
也嘉靖戊午有海上之役時同事一鎮撫曰胡賢
者故總制胡公宗憲族客也帥兵禦寇至竿浦偶
憇樹下見屠兒將椎一牛一犢尚隨乳屠兒他出
其犢遽銜屠刀藏淖泥中仍以蹄踏沒焉屠兒歸
索刀不獲將已之胡語以故屠竟殺牛次日寇至
三軍皆全惟胡一人獨沒於陣蓋殺牛者屠兒而
牛之見殺則胡之辜也其報應如此時同席者山
人譚君清海方君尚贊李君自竒皆與聞之

尹耕朔州人嘗登進士能文有吏才調事分宜相
歲庚戌知河間府忽病困河間舉人衛翟其門生
也請脩醮七晝夜攘之越五日矣偶欲食牛羹甚
急翟曰醮事未畢不可殺生不從牽牛付屠不能
待令先割髀數片作羹而後椎之羹尚未熟坐牀
上見牛來觸其脇一觸卽成二孔如角傷狀前後
觸孔二百餘呼一聲孔卽出血膿血潰潰牀第穢
不可聞越三日遂卒戊子冬余移家北上館於靜
海縣庠友李一枝家一枝父某嘗以椽吏事尹益

目覩云

萬曆丁亥余師董公石同知池州府時余家金陵
因往謁之寄榻九華山中凡數月是歲池大疫暴
骨至以谷量惟余友人汪君夢說一門獨免闔邑
訝焉汪竊語余曰元夕之夜嘗夢有鬼卒數十百
人過門者人持一書問之曰瘟書也更問之曰凡
陽人當以瘟死者皆署名書中復驚問曰我家一
門老小亦有名在其中否鬼卒曰無之汪曰何以
故鬼卒曰凡人家或積德或門戶方興或不食牛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三四
肉三者有一焉不敢犯也君家三世不食牛矣故
免及覺徧語親隣無一信者乃今知之汪已卯舉
人嘗官杭州府同知

萬曆壬午徐州民湯九以宰牛爲業一日晨起同
里中人往隣邑販牛隨所行地上湧鮮血尺許潰
濺九衣血氣皆作牛羶隨行隨湧逃不能止同行
及市人皆恠之擁九詣州州守詢其故置九於獄
申白上司欲以奏聞因涉怪乃止九被釋歸遂改
業長齋誦經不如葷余計偕常館於州人王君兩
川家獲聞其詳兩川善信人也其言不妄

何榮者新淦人嘗爲南昌府榷吏蓋滿役省祭矣
家頗饒歲丙午縣禁私宰甚厲榮故豪猾獨陰主
之人莫誰何於是私宰者日衆而盜牛者日有聞
通邑苦焉一日有私宰者牛逸直奔縣署中閤人
格之乃奔榮家榮適送客出方入門見牛突至前
輒反身走遽仆堂中牛遂抵觸之一子來救亦被
觸家之人無敢格者牛怒目抵觸不已父子相枕
死五內皆出血流滿堂皇若屠牛然嗟嗟農家者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雜著 五
流以牛爲命且數口一牛耳牛非盜必不私宰不
私宰盜無復之矣是私宰者教民爲盜主私宰者
卽主盜也天道恢恢未必以一牛及人然盜一牛
而數口之命併焉天之愛人固甚於愛牛也榮之
及也宜矣歲丁未余于役金陵以省覲還里取道
新淦止宿郵舍館人談俗近事偶及之及還朝
以詢新淦仕宦居長安者更得其詳

有某甲者爲諸生時父嘗主牛稅及登賢書父因
買一牛將以宴客而未屠也牧於江邊可數里許
至期刀砧方具牛忽犇歸雙膝跪父前潸然淚下
父始驚悟不屠此牛某甲歸而聞之因諫其父以
牛稅屬他姓此里中近事也

里中又有人奴者以屠牛爲業一日病且革矣蹶
然而起怒目作吼如牛鳴環走室中以頭抵觸牆
壁如牛鬪狀頭幾碎百楚備至不得絕也妻子環
泣末如之何或告之曰徃徃有之凡屠牛者其死
皆然必以刀砧作砍斫聲亂繞其傍乃獲死耳妻
子如其言始什而絕夫牛以生而不免刀砧屠牛

者卽死而亦不免於刀砧也冥報之不爽類如此
度嶺而北卽京井小人多不食牛者故牛死必埋
之惟里中食牛牛雖不良於死徃徃屠而襍置牛
肆中以鬻於人一誤食輒中其毒作瘡曰牛瘡轉
瞬間立斃不可藥也市人食牛者徃徃而是能不
食牛則此患可免以性命易口腹智者不爲也
西園公曰是亦可以戒矣夫疾病患難人之所時
有也多富多貴多壽多男子無古今智愚賢不肖
皆日孳孳然祝願祈求而不可必得者也食牛如

此不食牛如彼是亦可以戒矣嗟嗟今此下民豈
不口腹是急然天地間兩足而飛四足而走寧無
一可以克口腹者何必旣食其力又食其肉而忍
心於齧觶乎余方外友錢唐蓮池上人嘗爲聞聲
不忍食肉一義縉紳逢掖皆屬和焉余亦以一義
叅之有曰淨口不如淨心好生不如戒殺蓮池讀
而合掌讚嘆此放生社中無上偈也夫居心不淨
殺機中藏不食牛而食人天之報施宜何如哉或
曰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明旣應爾幽亦宜然今之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君子徃徃以人易牛豈亦有竊鈎之慮乎噫與其
食人寧其食牛余之戒食牛也蓋爲不食人者戒也
余爲此戒梓行里中里中稍有信奉者歲丙寅秋
八月監司臨川李公下車卽下教郡邑凡十二章
惟宰剝耕牛厥禁惟甚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余晉
謁公公詢余里中食牛乎余因以此戒進公卽欣
然語余曰此戒誠不可已也居吾語女雲南雅州
富室某甲者忽失一閨女不可踪跡而城之外有
浮屠最峻其最上一級人跡不至某閨女竟爲猴

妖攝之居其上爲夫婦者幾許時人皆莫知也朝
夕居處器皿羅列悉皆黃白一日妖語某閨女曰
余居此中所少者一金盤耳某乙家有金盤甚鉅
余當徃取之久之妖乃踉蹌歸披髮跣足若被搏
擊而幸脫逃者某閨女詰之胡震怖若是妖乃擣
舌而對某乙之家三世不食牛肉上帝常遣兩天
將護視其家惟謹非惟金盤不可竊卽我之軀命
亦幾不可保矣某閨女輒忽忽心動默作一念徼
天之幸誠得脫離此妖復爲人婦當令世世子孫

不食牛肉於是妖不復近某閨女者凡數日某閨女復詰之妖復橋舌若已默作一念不食牛肉上帝亦已遣一天將護視爾身我何敢復相近耶請從此逝妖遂絕跡不復至某閨女乃獲徙倚塔檐俯首大呼里人聞之環聚仰視始知爲富室某甲所失之閨女也某甲喜而趨聞於州大夫率諸里人登塔迎女歸室籍其黃白器物可二千餘金州大夫悉以畀其閨女具資裝別事他姓因紀其事副在邑乘能不食牛而昭格上帝顯赫如此蓋公嘗館穀於九江鄉紳潘公國壽之家詳得其說因以語余力相誥誠嗟嗟余之不食牛未知能昭格於上帝否因退而竊書其事綴於私戒之後以示里中庶幾十邑士民奉公明禁拜公陰賜也於是里中信奉者相與梓之以行於里中

荅賓戲

園公往守夜郎以快權貴爲編民矣先是里中某甲亦爲考功令所中一如園公而冠若帶不少褻也父老子弟卒未有反唇者往俗雅厚如此園公

蓋習覩之故竊比焉一日孝廉某乙文學某丙皆
園公肺腑親也遇諸途義形於色遂執言以鳴於
當事者張某編民也冠帶不褫何也無已吾將率
諸父老子弟撻於市以褫之爲削籍者戒當事掩
耳園公抱頭無何燈夕某乙復糾二三少年以青
紙爲冠黃紙爲蓋擊而過園公之門攬金伐鼓且
咲且詈曰賣假紗帽賣假黃傘園公謹避之且歛
衽謝之非公愛我安知削籍者冠帶必褫乎雖然
非公愛我又安知某甲亦當爲園公乎拜命之辱
弟是役也某乙豈亦歸而求之有爲園公者見志
不從故借園公以明大義耶燈夕之明日園公乃
毀冠裂帶付祝融氏此筮屨圖所爲作也然君子
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徃徃具田衣冠以
從諸大夫之後方輻而旅進當事者亦徃徃謬爲
折節且見譬也考功令豈獨爲園公設耶果哉園
公胡然而以田衣冠自表異爲園公不佞某乙之
愛我也載在惇史其敢有離邊居久之某甲遂有
善言執園公之手而永訣曰某乙燈夕之役亦真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三
愛我也非借園公以明大義我亦何以知我二十年假紗帽二十年竊優免耶園公否否吾黨之直躬者異於是庸何傷公獨不聞楊公守陳乎楊公里中有宿德張公繼孟者鄞之聞人也楊公初登第而張公語之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揚公奉之以終身卒爲名臣詳具揚公家乘公做得人好庸何傷某乙以大義責張某亦張某不能做好人耳一咲而罷嗟嗟某甲卽做得人好第爲孝廉如某乙時亦安

知一仕爲令尹輒一褫爲園公卽故園公常自詈卽編民矣做得人好褫冠帶也得不褫冠帶也得不然何先園公爲園公如某甲者冠帶不褫後園公爲園公如某丙者冠帶亦不褫耶竊有天幸皇長子生 詔大肆青 臣萱以當事者相次見譬遂拜 命輒復冠帶死且不朽時邑侯泉谷孫公爲 臣萱舉酒當事者數欲借才異代西園公能鑿坏耶 臣萱不佞爲賦詩六章 臣萱老矣徃之愛我者具在幸得稱真紗帽足矣其敢有離邊第竊有

天幸者唐曹成王臯嘗爲刺史以事鐫職恐其妨
太妃老而不樂也入則擁笏垂魚出則囚首繫服
君子避焉故園公爲編民竊比某甲亦以先太安
人在堂耳某乙之愛我而大義戒我也先太安人
爲之輟飯者數日教忠謂何而令某乙反唇乎先
司徒且不瞑於是園公晨昏蒙面掩泣不敢仰視
寢門者凡數月今 聖天子嘉與海內更始臣萱
獲自新而擁笏垂魚先太安人不及見也嗚呼痛
哉某乙之愛我而大義戒我卽終天其忍忘耶惟

是甌旣破矣顧之何益辭條之花殊羞故林旣而
白晒蘇子瞻居昌化時嘗過黎子雲破雨而歸戴
笠着屐爲羣犬所吠至今以爲美談夫以冠帶之
學士一旦笠屐故見吠於犬今以笠屐之園公復
一旦冠帶犬獨無吠耶爲我語犬園公冠帶吠於
人久矣犬何異焉客遂胡盧犬不吠公第公旣而
冠帶旣而笠屐又旣而冠帶若影戲然恐復爲某
乙輩所吠耳故曰對鏡兒孫咲曰衣冠新影戲曰
逢場聊作戲以荅賓戲亦自戲也客亦反唇人吠

實難犬吠何病園公搥手我不避犬又何避人復相與一咲而罷

讀書社約

是社也以稱詩者也詩必稱唐唐有四大家必稱杜杜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先儒謂不讀盡萬卷書不能讀杜詩故嚴滄浪亦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稱詩者不可不讀書如此人有恒言口頭言語眼前景便是詩家絕妙詞不敢聞命姑以杜

之詩與諸君子評之斟酌姮娥寡繁花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斟酌商量容易非口頭語乎不知斟酌商量出易經咸臨二卦註疏須斟酌事宜商量事宜容易二字則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談何容易此豈率意而用口頭語者乎今世所行杜詩百家註每見字有淺近者輒云此蜀之俚語皆是讀書未破萬卷者也余七歲從先司徒宦學閩之將樂嘗入玉華洞輒信口而賦五言一絕止憶二語未去登金殿先來遊玉華先司徒驚喜兒

他日或能以詩著聞者然童而習之至於今六十有八矣筆下無神終不能得一語以報先司徒於地下則亦讀書未破萬卷耳諺曰老來方恨讀書遲今兩目欲翳白首紛如因憶司馬溫公以名相夜必開卷朗誦侍者唯一老僕一更二點卽令老僕先寐誦讀至夜分乃自滅燈鷄一鳴卽自起張燈復開卷朗誦達旦及再起爲相年六十有八亦復手不釋卷詳具馬永卿懶真子此豈爲詩而讀書者耶黃庭堅曰一日不讀書便覺面貌可憎語

言無味余嘗謂書如五穀一日不讀則饑書如布帛一日不讀則寒書如四體一日不讀則耳必聾目必曠手必痿足必跛豈獨面貌可憎語言無味而已乎業已屈首功令稱博士高等弟子欲以制舉俯拾青紫者卽制舉義亦可不讀書乎里中有某子甲者言做秀才笥中有性理通鑑二書者必不中式故其人卒老於麻衣日來閩中所錄通五經顏君茂猷者一卷凡二十三義此豈笥無性理通鑑者乎又有恒言制義必妨詞賦詞賦必妨制

義諸君子勉之妨詞賦者制義必不工妨制義者
詞賦亦必不工故詞賦制義合之並美離之兩傷
此非西園公之臆說也若杯酒微逐花月留連臨
文則以根爲銀以杖爲杖而嚶嚶然借徑於社揭
鼓於詩較之飽食終日賢以博奕羣居終日小慧
是行豈不差強人意終非諸君子友三益之雅誼
亦非西園公長一日之素心也故名社曰讀書諸
君子能降心以相從則讀書功課尚須尊酒細論
請以異日乙丑花朝西園公題於論世壘時續雲

香以驅篋蠹難字甫過斷簡更陳

荆郡侯渠湖抱城疏

形家者言郡城西湖之水宜按故道由銀峰坊鑿
龍岡舖新堤曰榕樹曰官濠者達于江爲合襟以
前抱郡城此萬世利也縉紳先生道焉夫郡幹也
祖禰也邑枝也子姓也幹強則枝盈祖禰安則子
姓昌吾聞其語矣之役也豈一郡城是爲耶惟是
上之人壹禀於仍舊貫之說下之人每忸於覩厥
成之難故間者地運弗興亦人力未贊耳今千載

西園禪稿 卷之四十一
一時郡臺且視郡事如家事捐計日俸造地方之福垂諸萬世我十邑之父老子弟獨不能視公事如已事合通國力好急公之義終此一事耶嗟嗟事不終則義不好義不好則爲下倍矣愚恐閭閻之財非其財也竊布腹心好義者念之毋忽

懋崇庵化錫供器疏

濟上人自白足以此册丐言告十方諸檀越請捐助爲製佛前大小錫供具西園公繞足三匝而白佛言里中方厲邠人之禁凡山止有薑者皆已闌

出爲歐冶純鉤無問上齊卽下齊且竄而入於長安黃英氏之甕至今董山不敢破諸檀越安所得揚州之鞞以應之况染上君子徃徃有佛面剔金者安知不以此鞞爲金居其六夜半負之而去四天王一金剛且不能爲我南宗能大師護持其首領濟上人能以首領護諸供具而終藏於大壑耶西園公請以鐵易錫雖有嚼鐵牛以吮血者此供具縷血不染彼不復嚼亦豈復負而去也濟上人合掌西園公亦鐵牛矣余迺拈花微笑不能爲鐵

牛弟能爲土牛耳時有賣文錢可充解脫香者戲
以一瓣助六時之供而疏其意於簡端時柔兆攝
提格室羅伐拏月我生之日也

題鼎建羅浮冲虛觀疏

余數讀鄉先哲陳公璉湛公若水黃公佐羅浮三
志便覺向禽去人不遠然三公皆非羅浮產也遙
聞聲而相思尚能爲四百三十二君表章靈秘如
此余且自呼爲九岳山人矣岳有十羅浮其一此
几案間物日當前而不御安問其九不亦慙乎自

歸善葉公春及卜築羅浮曰石洞余數過之必宿
聚霞峯夜半見日而後返歲以爲常己卯冬十月
先師金華趙文懿公偕南海黎秘書民表寶安祁
孝廉衍曾過石洞折簡余復獲從文懿公縱觀日
出處獻遊羅浮賦萬餘言文懿公擊節久之今亾
矣數欲補亾而未逮也歲辛巳余遂携先弟國子
仲蔚讀書朱明洞遺履軒中逮壬午同舉於鄉先
司徒曰非四百三十二君之靈不及此一作牛馬
走頓令鶴怨猿啼每欲尋遂初賦則濟勝無具數

歲一至而已不能置身丘壑爲四百三十二君日
執糞除之後蓋中心藏之今幸里中 大宗伯歸
公重建朱明洞冲虛舊觀則鮑葛二仙公拔宅處
也具諸名流疏語寸木拳石塊甃片甃皆舍舊而
新是圖計非千餘金不可已已夏四月 按臺宣
用吳公行部吾猶十邑諸紳縫皆僉謀以共成韓
宗伯不朽盛事余因詳述宋儒胡翼之先生語偕
十邑紳縫請於 按臺及藩伯古莆陳公 署郡
司理荊州李公皆懽喜無量一時郡邑賢有司亦

皆懽喜無量共指計日之俸以成不日之功此四
百三十二君千載一時也夫二氏之端亦鬼神之
說也孔子曰務民之義余敢有越志憶居長安日
嘗過一神祠題其兩楹曰惟神聰明正直不能事
人何以事神惟神幽深玄遠與其聽神孰若聽人
孔子卽問禮於猶龍然聖人不師仙余梓家君房
雲笈七籤序而行之其說具在惟是後也韓宗伯
儼然首事臺公藩公司理公郡邑賢有司及十邑
諸紳縫躍然終事余於鮑葛二公能遠之而能不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敬之乎白頭壤父歲常操豚蹄祝滿篝於朱明洞
口瓶中幸能宿春亦何敢有越志竊以三十度爲
冲虎之觀稱事而旣稟焉彼遺履之軒則壤父故
下帷者文懿公爲南大司成日嘗寄題曰二妙讀
書臺亦宜革故鼎新一時並舉以附韓宗伯於不
朽費卽不貲自當悉索敝賦以從非異人任也嗟
嗟壤父視陰矣復能着幾兩屐以徼福於鮑葛二
公惟是四百三十二君則六十年前布衣交敢不
降心相從以聽翼之先生務民義爲鎮遏龍蛇蚤
計若鮑葛二公卽惠而好我天路坐相邀余亦期
期不敢聽也

再題重建冲虎觀疏

乙丑之後尹明府冲玄何象江太史崔岷澗侍御
及韓宗伯若海四公實首事焉具在疏語題曰重
修羅浮諸名勝復臚列諸名勝於簡端凡二十有
二前制府宜興何公檄惠州府以部院贖錢三
十金助之主進者寶安友人袁徵君翮也時余抱
疴却掃不及一晤徵君與聞其詳不知爾時境內

外諸好義者捐貲多寡竟在誰手有成籍否歲丙寅有事朱明洞始知徵君業已經始冲虛舊觀僅揭一亢材於風日中輒罷去今且蠹而圯矣諸黃冠蹙額曰徵君雅意圖新然絕不相聞者已五年遠今舉是役豈亦徵君所從史乎第非余里中韓宗伯實任拮据間以見語余亦不得與聞其詳效一臂也今宗伯公謂余有一日之長可以將作旣以見屬方伯陳公數四從史再申一言告諸同事者請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若何平板幹若

何稱畚築若何程土物若何具餼糧其揣厚薄畧基址則仍舊貫罔敢少愆於素詳著於篇屐好義捐貲者得覆按焉亦惟是三清殿玉簡亭殿之門觀列仙祠葛仙祠丹竈亭凡六若遺履軒余獨任之且先考之以懋諸同事之日省而月試者其所請益者白蓮池橋之上建一石棹楔以表按臺道臺不朽之賜不可不亟圖也余按宋郡守趙

公汝馭嘗構五名勝曰霞雲亭曰仙春亭曰橫翠亭曰拂松亭曰見日庵而記曰屬博羅令贊其事

以明年成載在黃宮詹羅浮志中蘇文忠公以宋
紹聖元年安置惠州元四年所四百三十二峯杖
履殆遍及徙昌化乃留家羅浮山下嘗構東坡山
房於朱明洞中具宗伯公識語不知何年諸黃冠
去其名廢爲下院以列庖廡宗伯公數以語余歸
善白鶴峰東坡故居尚存無恙博羅朱明洞東坡
山房可置弗問乎今日之後冲虛觀旣考成或有
餘貲宜重建一亭於泉源福地俗名分水凹者懸
躡飛以存趙公遺蹟識不忘東坡山房亦宜一時
共興此又韓宗伯可賈之餘勇也諸黃冠業携諸
名公疏冊丐境內外捐助諸好義自當赴響然出
納之司已已夏五之後乃敢與聞若已已夏五之
前則袁徵君在敢布腹心

誥陞孫

余年十六中童子科次年甲戌冬十一月先司
徒歸自滇中呼問四書正文不能誦通拱二十不
可爲子亦不可爲人矣余輒憤發假族姪曰大德
者一小室發篋下帷以十二月之望自截髮墮戶

誓不復出繼畧焚膏必三鼓乃就枕鷄初鳴卽起
伊吾聲徹四鄰先太安人數抵墻戶從竇中撫問
余髮鬢然余面薰然先太安人相對痛哭兒何自
苦乃爾先司徒叱曰渠方可爲子方可爲人姬何
爲乎先太安人飲泣去今愛竹兄尚存猶能詳憶
也逮秋八月縣校諸生嶺東分司趙公復開館拔
諸生高等爲文會余先是數冠諸生先司徒乃闢
所墻戶命余出赴試時髮鬢髮未可總也假而紒
之及試復冠諸生今耄矣幸能拾古人餘唾竊附
千古皆取之歲十七時截髮墻戶而左右逢源者
也余嘗爲誠庭之詞有曰讀書種子不可斷絕又
嘗題羸經館曰家藏萬卷爲堂構業擅千秋付子
孫夫千秋大業豈敢草草希冀卽讀書亦豈敢希
冀子子孫孫皆拾青紫弟生於讀書之家已幸做
秀才能成一個讀書樣子便可爲讀書種子耳市
店非讀書之地市魁非讀書之徒徵而逐之睨而
就之卽強施眉目拂拭巾履能成讀書樣子乎父
毋不欲以爲子鄉閭不欲以爲人亦一糞土朽木

而已可爲讀書種子乎市店市魁未必皆徵逐我以
以睨就我乃我之自欲爲市魁日居市店故徵逐
我以睨就我耳今炳之子陞不待炳之課督能自
猛省能自力奮以絕徵逐睨就輩自墮其戶是多
績堂中得一讀書嘉種先司徒先太安人洋洋在
上當欣欣相語兒萱有孫孫炳有子可加食矣嗟
嗟七十二歲統膝不乏今乃獲見一個讀書樣子
豈非景逼桑榆者一大快乎卽月授一金資其膏
焚勉之汝陞不負我籬經之館黃金不必滿籬矣
諸子若孫宜各自勉皆能如陞成一個讀書樣子
爲後世讀書種子便足爲白頭人勸加食也已已
春二月朔七日西園公題於多績堂之誠庭懽喜
無量

題座右

精力有限學問無窮一人豈能兼總羣籍惟是世
所未藏人所未讀者常供吾目令忘食忘憂一段
真趣躍於案頭方可不媿鬚眉俯仰天地
大業實難哲匠匪易一日豈能獨擅千秋惟是古

西園存稿 卷四十一
所未作今所未述者常供吾筆令知我罪我一重
公案懸於後世方可無慙奎壁寤寐聖賢

又

博學詳說能破數千百年已成之案令古人復生
噤口不敢對亦不能對此時形神豈不酣暢

著書立言能道數千百年未有之語令今人滿前
張口不敢讀亦不能讀此時意氣豈不飛揚

又

一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一日不揮毫便覺形神俱忘鄙吝復萌

一日不見客便覺胸懷開滌日月清朗

一日不出門便覺清虛自來滓穢自去

論世品三園公讀書處

程正叔曰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
得而食之百工技藝製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
之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
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輯聖人
遺書庶幾有補爾西園公三復斯言為之書不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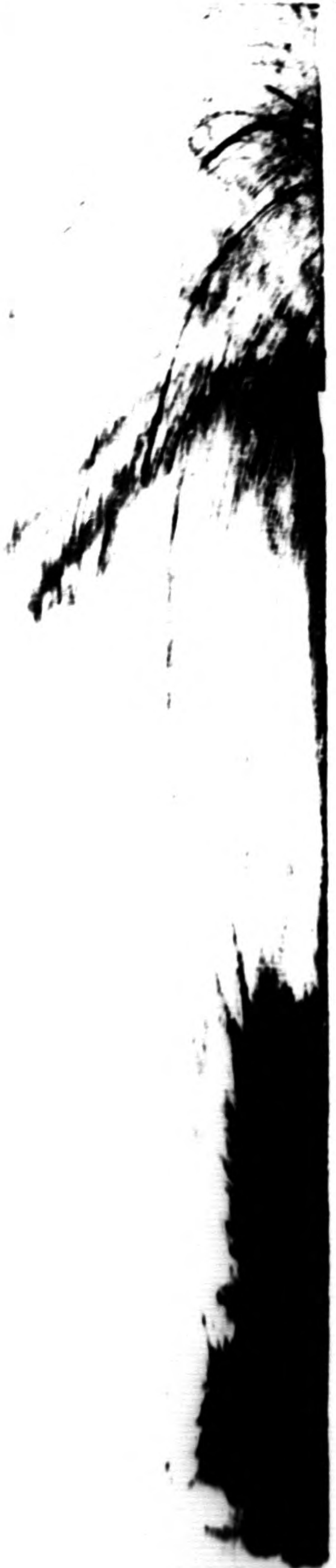
夜不寢者數矣奉七尺軀握三寸管奈何爲靈故
書于壁常自在焉

縱橫三萬卷

上下五百年

書韓伯雎雲起樓壁

此唐陸龜蒙所自署也予友韓伯雎嘗以此自稱
邑令唐公鶴壽亦嘗爲伯雎署此于雲起樓中唐
故不工書獨此書與予賦閒園額書差合作豈南
王先生所有著者千餘年以來惟伯雎足以當之
故揮灑時其神來助耶午夢初醒偶讀松凌集得
此傳戲而書之以貽伯雎因問伯雎君之散與園
公之間相去當幾何也甲寅春二月二十有四日
閒園公張萱書



題十虛和尚重修寶積寺募緣疏

西園公故嗜奕然不善奕蘇子瞻曰空鈎意鈎不在
在魴鯉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蓋爲園公賦也園公故
又嗜佛然亦不善佛嘗以奕爲偈肥邊易得瘦
腹難求羸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此一
著落甚麼處唉從前十九路迷誤幾多人浮山法
遠師嘗拈出以語歐陽永叔更添却一重公案故
西園慧業庵中有客位榜焉赤髭白足皆過而不
問金面碁盤輒爲大瀉老和尚一拳槌破卽握中

有說龍牙亦不復從深溪良宵聽老姥矣一日有
十虛上人者楚之奕秋也以奕遊羅浮復以羅浮
遊佛合掌而白園公羅浮有寶積寺具在志乘古
靈師曰好個佛殿而佛不靈故荒第如許致百丈
和尚無歇宿處今佛且放光矣李陳兩觀察鄭陳
兩太史皆以宰官身首爲檀那慧業庵佛面園公
亦宜一看也園公微笑上人喫茶上人珍重上人
欲園公不能土上加坭却請上人面上雕兩行字
能直下承當否上人曰老僧曾在四百峰頭看白

牯牛見兩坭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可問故
不得不於黃龍洞口下此一著尋歇宿處若如園
公便是南岳師止有四脚碁盤亦不必把茅蓋頭
矣此一著何須更下園公點頭夫深山大澤實生
龍蛇木恠石妖白晝跳叫非不耕而食不蠶而衣
聚徒而居捷椎而守者誰爲揮行思之斧架石輦
之箭以後野狐精而鎮遏山澤今趙州布衫徐州
麥飯鎮州大蘿蔔皆爲桺虎噉盡上人能綴五饒
三別通一路乎能閉門作活不復奪角衝關乎硬

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能不煩連幹乎上人果直
下承當便可携王積薪短具向慧業庵再覆一局
賭西園七聖財呼無心椀子盛將來無縫盤子合
將去爲園公作七級合尖可也因憶唐德宗朝劉
洽鎮汴忽有報相國寺佛像放光者卽率子弟以
金繒施之通國聞之輦金繒至者可數百萬洽遂
閉門令於衆曰佞佛無益請以餉軍於是破李納
拔徐洧二州賜名玄佐謂以玄教佐軍興也今四
百三十二峰之間龍蛇起於陸夔罔嘯於林上人
亦能徃徃不失拈時時不頭撞乎上人勉之惟是
名曰十虛寺曰寶積園公疑焉丁侍中公言嗜奕
亦嗜佛問李畋曰何以能心虛畋曰願侍中弼諧
之暇勿念佛亦勿賭碁公言起謝夫應有所嗜卽
應有所在故應有所積積則不虛虛則俱虛云何
有十旣名爲十云何得虛且寶旣積矣舍衛長者
不必布金又何以園公合尖爲况寺之寶旣積而
不散以施衆生可令衆生之寶散而不積以施寺
乎園公老矣一宿而覺迺知佛之爲佛在後岸卽

不動尊在此岸卽守財奴也請爲上人易名曰一
實爲寺易名曰散寶上人反唇而去園公戟手而
前更請上人面上再雕兩行字敵手知音當機不
讓休誇國手謾說神仙

重修懋崇禪刹募緣疏

西園公不信佛然亦間佞佛慧業庵中有客位榜
焉五戒三禪可爲諸白足當門一棒諸白足徃徃
乞法園公謂園公深於佛者也濟上人者淨業不
染薰脩有聞以菩薩爲藥王以慧眼觀大地一日
合掌而白園公重修懋崇禪刹乞園公布施一字
以爲黃金千也園公拈花微笑西湖之濱懋崇之
庵實園公舊遊地徃歲叅知見五詹公太守璞巖
荆公政事之暇數遊湖上曾懋庵中余時雅稱莫

逆獲過從焉遂改爲懋棠庵題其楹曰棠陰常懋
宰官身檀越其登菩薩位爲五千八百卷中添却
一重公案今十餘年遠矣不能復從三十六相以
見如來而比隣有夜叉者睜目而視上人亦時出
時處徃歲爲余種梅庾嶺今梅且纍纍充鼎實已
調羹矣詳具余庾嶺種梅錄中上人飛錫東還居
未兩載數椽荒刹夜半爲颶毋負之而趨四大天
王八白金剛三千揭諦不能力持其後得無上人
煩惱夫除故風雨示戒如文殊無端作見佛想聞

法想被神威大力降二鐵圍山乎經云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夫心有所嗜則應有所住自應有所執
今上人旣嗜醫家而又嗜形家上人之執矣試
舉之素問內經須彌芥子上人亦曾一眼覷碣破
一口道着否余嘗閱傳燈錄有僧謁守清師問末
後一句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佛法大意
曰擾擾匆匆晨雞暮鐘問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一
鉢到處是生涯夫一塢白雲三間茅屋儘足悟道
參禪故無業師亦曰看古得意之後茆茨石室何

折脚鐺子煮飯食過二三十年聖賢豎義如是如是
是何必定作維摩九萬四千座始足見如來也請
上人自今而後破除煩惱斬斷塵根手不拈參木
口不道堪輿向無法中說法無佛處見佛無布施
處覓布施亦西園客位榜中當門棒也若夫懋崇
禪刹二公之遺踪在焉更請以懋崇爲二公桐鄉
以二公爲懋崇護法行見寶地重開慈雲常覆彼
優婆塞優婆夷不俟余言自當歡喜無量布金滿
地

上梁文

伏以科第舊名家一旦應昌期而再造簾櫳新氣
象九天開泰運以中興肯構肯堂安宅幸全五畝
爰居爰處廣廈何用萬間蓋戶牖必欲綢繆而莞
簞方堪偃息卜茲勝地拓我舊居向丙坐壬幸水
火之旣濟宅坎門巽又興寢之攸寧量力庀材命
工諏日三年一閏氣序盈餘一歲兩春陽和疊布
筮旣叶矣龜亦從焉厥月日寅是爲天統之首厥
日日巳又值地支之中論分房則武曲之延年語

司宅乃貪狼之生氣鳥鼠其去風雨其除豈敢歌
翼跌翬飛亦竊比竹苞松茂於以似續乎妣祖於以
占夢乎熊羆敢徵福於工師謹陳詞於祝史梁之
東吉耀臨門紫氣濃代代官階登八座人人食祿
享千鍾梁之西祥符卯水有榕溪百代兒孫隨日
盛一門福祿與天齊梁之北世業由來承世德喜
看簪笏滿中朝更有文章華上國梁之南珠在驪
龍領下探旣喜俾昌又俾熾自然多壽更多男梁
之上照乘明珠皆在掌階前蘭桂日森森福祿無
涯壽無量梁之下羅浮瑞藹開庭榭喜看燕雀賀
新成共道門高容駟馬伏願父而子子而孫未光
燕翼之貽謀箕裘勿替百而千千而萬克荷鴻基
之鼎建天壤俱存

西園集

卷之四

五

